

新
唐
書

三五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唐書二百九十五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鄭元集賢館撰宋祁奉
敕撰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
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貞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
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
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
鶻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
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
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
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則暨孫
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
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斤奴鼓城彭思義陳岷田
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丘張利見

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勲李文
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
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
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
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李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
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既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
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鄭縣曹少
微涪城趙煙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
澠巴西韋士宗文博榮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
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峒上饒鮑嘉福虞
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疑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
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
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
新徐惠譚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旦張

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鄂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沈之單父劉九江無棟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旻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百病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珽解縣南銀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曰昇河東將陳涉之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恂歙縣黃

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
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
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
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
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
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
小說者名字不參見它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
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
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
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隋而終及殯進昭載左骭廬于墓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
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纈帛而去

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貴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楊州長史知隱孫顥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弔拜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

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廷樹鳥鷄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塢因號義成塢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馱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并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父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

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
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休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
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
表留進朝請即舉制科擢許王文舉子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
以情賊聞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
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
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成洛州母
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癰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
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
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旣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驥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
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

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廷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晁爲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

喪明有白鳥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
裴氏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
黃令爲下所訟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
賦賦工父罪已釋表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
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
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臂不能
乘劬彝自爲輿往迎旣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輦終服以著作
郎兼脩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自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
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嘔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
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坐木白兔馴
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
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

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兩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卅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洩傳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

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壁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素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摠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旣而更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瑋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瑋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瑋斫其馬万頃驚不及鬪爲琇所殺條所以殺万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紀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

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爲誅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使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

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
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
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
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脩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
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
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
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
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
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
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
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
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
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
也時躋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

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戾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寬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

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
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
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
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鄠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
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
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
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
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
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
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
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
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

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候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墳作家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